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五十二目錄

杜牧五

杜牧五

上周相公書

某再拜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暴亂者未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國家者自生人已來可以屈指而數也今兵之下者莫若刺伐之法詩大雅維清奏象舞之篇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象者象武王伐紂刺伐之法此乃文王受命受殷王專征之命也七年五伐留戰陣刺伐之法遺之武王武王用

以伐紂而有天下致之清平為周家之禎祥周公居攝祀文武於清廟作此詩以歌舞文武之德其次兵之尤者莫若鉤援衝壁今之一卒之長不肯親自為之詩大雅周公皇矣美周之詩曰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此實文王伐崇墉傅于其城以臨車衝鉤援其城文王親自為之夫文王何人也周公詩之夫子刪而取之列於大雅以美武王之功德手絃而口歌之不知後代之人何如此三聖人安有謀人之國有暴亂橫起戎狄乘其邊坐於廟堂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知兵不知儒者

竟不可知兵乎竟可知兵乎長慶兵起自始至終廟堂之
上指蹤非其人不可一二悉數高宗朝薛仁貴攻吐蕃大
敗於大非川仁貴曰今年歲在庚午不當有事於西方此
乃鍾鄧伐蜀身誅不返昨者誅討党羌徼關東兵用於西
方是不知天道也邊地無積粟師無見糧不先屯田隨日
隨餉是不知地利也兩漢伐虜騎兵取於山東所謂冀之
北土馬之所生馬良而多人習騎戰非山東兵不能伐虜
昨者以步騎百不當一是不知人事也天時地利人事此
三者皆不先討量短長得失故困竭天下不能滅樸樕之

虜此乃不學之過也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則謀人之國不能料敵不曰棄國可乎某所注孫武十三篇雖不能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長慶寶歴之兵形勢虛實隨句解析離爲三編輒敢獻上以備閱覽少希鑑悉苦心即爲至幸伏增惶惕之至某頓首再拜

上宣州高大夫書

某頓首再拜自去歲前五年執事者上言云科第之選宜與寒士凡爲子弟議不可進熟於上耳固於上心上持下執堅如金石爲子弟者魚潛鼠遁無入仕路某竊惑之科

第之設聖祖神宗所以選賢才也豈計子弟與寒士也古之急於士者取盜取讐取於夷狄豈計其所由來況國家設取士之科而使子弟不得由之若以科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爲治則國朝自房梁公已降有大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也若以子弟生於膏粱不知理道不可與美名不令得美仕則自堯已降聖人賢人率多子弟凡此數者進退取捨無所依據某所以憤懣而不曉也堯天子子也禹公子也文王諸侯孫與子也武王文王子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夫子天子裔孫宋公六代大夫子也

春秋時列國有其社稷各數百年其良臣多出於公族及卿大夫子孫也魯之季友季文子叔孫穆子叔孫昭子孟獻子皆出於三桓也臧文仲武仲出於公子彄柳下惠出於公子無駭（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稱公族以王父字爲氏展禽是也）宋之良臣多出於戴桓武莊之族也舉其尤者華元子罕向戌是也衛之良臣亦公族及卿大夫之裔也舉其尤者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皆公族也子鮮公子也史狗史魚甯武子卿大夫之裔也齊之晏嬰晏桓子子也曹之子臧公子也吳之季札王子也鄭之良臣皆公孫公族也舉其尤

者子封子良子罕子展子皮子産子張子太叔是也楚之良臣子囊子西子期皆王子也子庚王孫也其卿大夫之裔鬬氏生令尹子文後有鬬辛鬬巢鬬懷昭王反國皆有大功蔿氏生蔿賈孫叔敖薳啟彊薳子馮薳掩薳罷屈氏生屈蕩屈到屈建六國時有昭奚恤公族也屈原諸屈後也皆其祖先於武王文王時基楚國爲霸者用其子孫其社稷垂九百餘年至於晉國最爲强其賢臣尤多有趙氏魏氏韓氏狐氏中行氏范氏荀氏羊舌氏欒氏郤氏祁氏其先皆武公獻公文公勤勞臣也用其子弟召諸侯而盟之者僅三

百年在六國齊之孟嘗趙之平原魏之信陵皆王子王孫也齊復有司馬穰苴亦王族也其在漢魏已下至於國朝公族之子弟卿大夫之冑裔書於史氏爲偉人者不可勝數不知論聖賢才能于子弟中復何如也言科第浮華輕薄不可任用則國朝房梁公元齡進士也相太宗凡二十一年爲唐宗臣比之伊呂周召者郝公處俊亦進士也爲宰相時高宗欲遜位與武后處俊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有但可傳之子孫不可私以與后高宗因止來濟上官儀李元義皆進士也後爲宰相濟助長孫太

尉褚河南共摧武后者後突厥入塞免胄戰死儀革廢武后召元義助處俊言不可以位與武后婁侍中師德亦進士也吐蕃强盛爲監察御史以紅抹額以猛士詔躬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八百萬石二十四年西征兵不乏食薦狄公爲相取中宗於房陵立爲太子漢陽王張公柬之亦進士也年八十爲相毆致四王手提社稷上還中宗郭代公元振亦進士也鎮凉州僅十五年北卻突厥西走吐蕃制地一萬里握兵三十萬武氏惕息不敢移唐社稷魏公知古亦進士也爲宰相廢太平公主謀以佐元宗及卒也

宋開府哭之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産古之遺愛兼而有者
其魏公乎姚梁公元崇登第下筆成章舉首佐元宗起中
興業凡三十年天下幾無一人之獄宋開府璟亦進士也
與姚唱和致開元太平者劉幽求登制策科與元宗徒步
誅韋氏立睿宗者蘇氏父子皆進士也大許公爲相於武
后朝酷吏中不失其正於中宗朝誅反賊鄭普思於韋后
黨中小許公佐元宗朝號爲蘇宋張燕公說登制策科排
張易之兄弟贊睿宗請元宗監國竟誅太平公主招置文
學士開内學館元宗好書尚古封中太山祀后土因燕公

也張曲江九齡亦進士也排李林甫牛仙客罵張守珪不斬安祿山謫老南服年未七十張巡亦進士也凡三入判等以兵九千守睢陽城凡周歲拒賊十三萬兵出天寶使賊不能東進尺寸以全江淮元和中宰相河東司空公中書令裴公皆進士也裴公仍再得宏辭制策科當貞元時河北叛齊蔡亦叛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高下其目熟視朝廷希嚮強弱而施其所爲司空公始相憲宗廢權倖之機牙令不得張收斂百職歸於有司命節度使出朝廷不由兵士始自撫州除袁相爲滑州滑州凡三月無帥三軍無事憲宗始信之自此

不用貞元故事以行軍副使大將軍爲節度使　拔取沉滯各還其官開州取唐舍人爲職方郎中知制誥饒州取李趙公爲考功郎中知制誥在貞元中皆十餘年遷逐其他似謫者亦皆當叙用也　然後西取蜀東取吳天下仰首始見白日裴公撫安魏博使田氏盡歸六州元和中翦蔡劇賊於洛師脅下招來常山質其二子以累其心取十三城使不得與齊交手爲寇因誅師道河南盡平當是時天下幾至於太平凡此十九公皆國家與之存亡安危治亂者也不知科第之選復何如也至於智效一官忠立一節德行文學不可悉數董生云春秋之義變古則譏之傳說命高宗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

無懲故殷道復興鴻雁美周宣王能復先王之道西漢魏相佐漢宣帝爲中興但能奉行漢家故事姚梁公佐元宗亦以務舉貞觀之法制耳自古及今未有背本棄古而能致治者昨獲覽三郎秀才新文凡十篇數日在手讀之不倦其旨意所尚皆本仁義而歸忠信加以辭彩遒茂皎無塵土況有誠明長厚之譽於千人中儻使前五六年得進士第今可以出入諫官御史助明天子爲治矣古人云三月不仕則相弔安有凡五六年來選取進士施設網罟如防盜賊言子弟者噎啞抑鬱思一解布衣與下士齒厥路

無由於古未前聞也某因覽三郎文章不覺發憤畧言大槩干觸尊重無任惶懼某再拜

上李中丞書

某入仕十五年間凡四年在京其間卧疾乞假復居其半嗜酒好睡其癖已痼往往閉戶便經旬日弔慶參請多亦廢闕至於俯仰進趨隨意所在希時徇勢不能逐人是以官途之間比之輩流亦多困躓自顧自念守道不病獨處思省亦不自悔然分於當路必無知已默默成戚守日待月冀得一官以足衣食一自拜謁門館似蒙奬飾敢以惡

文連進机案特遇采錄更不因人許可指教實爲師資接遇之禮過等詢問之辭悉纖雖三千里僻守小郡上道之日氣色濟濟不知沉困之在已不知昇騰之在人都門帶酒笑別親戚斯乃大君子之遇難逢世途之不偶常事雖爲遠宦適足自寬某世業儒學自高曾至於某身家風不墜少小孜孜至今不怠性顓固不能通經於治亂興亡之跡財賦兵甲之事地形之險易遠近古人之長短得失中丞郎歸廊廟宰制在手或因時事召置堂下坐之與語此時迴顧諸生必期不辱恩獎今者志尚未泯齒髮猶壯敢

希指顧一磬肝膽無任感激血誠之至某恐懼再拜

與人論諫書

某疎愚怠惰不識機括獨好讀書讀之多矣每見君臣治亂之間興亡諫諍之道遐想其人舐筆和墨則冀人君一悟而至於治平不悟則烹身滅族唯此二者不思中道自秦漢已來凡千百輩不可悉數然怒諫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語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於誕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誕妄之說激怒之辭以卑凌尊以下干上

是以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畋獵者畋獵愈甚諫治宮室者宮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旨意且欲與諫者一鬬是非一決怒氣耳不論其他是以每於本事之上尤增飾之今有兩人道未相信甲謂乙曰汝好食某物愼勿食果食之必死乙必曰我食之久矣汝謂我死必倍食之甲若謂乙曰汝好食某物第一少食茍多食必生病乙必因而謝之減食何者迂險之言則欲反之循常之說則必信之此乃常人之情世多然也是以因諫而生亂者纍纍皆是也漢成帝欲御樓船過渭水御史大夫薛廣德諫

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廟矣不得入廟祠也上不說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謂諫諍之言當如猛之詳善乃從橋近者寶歷中敬宗皇帝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上意不決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爲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元宗皇帝宮驪山而祿山亂先皇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帝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後數日自驪山迴語親倖曰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漢文帝亦謂張釋之曰卑之

無甚高論令可行也今人平居無事朋友骨肉切磋規誨之間尚宜旁引曲釋亹亹繹繹使人樂去其不善而樂行其善況於君臣尊卑之間欲因激切之言而望道行事治者乎故禮稱五諫而直諫爲下前數月見報上披閤下諫疏錫以幣帛辟左且遠莫知其故近於遊客處一睹閤下諫草明白辯婉出入有據吾君聖明宜爲動心數日在手味之不足且抃且喜且慰三者交并不能自止吾君聞諫既且行之仍復寵錫誘能諫者斯乃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聞於遠地宜爲吾君抃也閤下以忠孝文章立於朝廷

勇於諫而且深於其道果能輔吾君而光世德某蒙閣下之厚愛奬於異時賛閣下之知以進尺寸能不爲閣下之喜復自喜也吾君今日披一疏而行之明日聞一言而用之賢才忠良之士森列朝廷是以奮起志慮各盡所懷則文祖武宗之業窮天盡地日出月入皆可洒掃以復厥初某縱不得效用但於一官一局筐篋簿書之間活妻子而老身命焉作爲歌詩稱道仁聖天子之所爲治則爲有餘能不自慰故獲閣下之一疏抃喜慰三者交并眞不虛也宜如此也無因面讃其事書紙言誠不覺繁多某再拜

與浙西盧大夫書

某頓首再拜某年二十六由校書郎入沈公幕府自應舉得官凡半歲間既非生知復未涉人事齒少意銳舉止動作一無所據至於報效施展朋友與遊吏事取捨之道未知東西南北宜所趨向此時郎中六官一顧憐之手攜指畫一一誘教丁寧織悉兩府六年不嫌不怠使某無大過而麤知所以爲守者實由郎中之力也去歲乞假路由漢上員外七官以某嘗獲知於郎中惠然不疑推置於肺肝間某恃郎中之知亦敢自道其志公私謀議各悉所懷一

俯一仰如久而深者久欲資郎中員外之爲階級遠千尊重欲望收郵舐筆伸紙以復踰於三四因曰旣階級矣步欲升堂與排闥而入者事不同日式微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言必有仁義與我所以處而不去也進退忖不宜得罪今敢謹寫所爲文十四首編爲一卷繼進於後愛之不倦爲之不已不至於工今以爲獻無任慙惶然特爲進說之端非敢因此求知不勝攀戀惕懼之至某再拜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啟

某啟伏以聖主垂衣太尉當軸威德上顯和澤下流諸侯

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星辰順靜日月光明天業益昌聖統無極旣功成而理定實道尊而名垂今則未聞縱東山之遊樂後園之醉惕惕若不足兢兢而如無豈不以邊障尚驚殊虜未殄防其入寇猶須徵兵伏以回鶻種落人數非多校於突厥絕爲小弱今者國破衆叛逃來漠南羈旅之魂食草菜之實白氈驪騂之騎凋耗已無湩酪皮毳之資飢寒皆盡寄命雜種藏跡陰山取之及時可以一戰今者度虜之計不出二者時去時來迴翔不決必有所在西戎已得要約伺其氣勢同爲侵擾此其一也心膽破壞焉

蓄殘少且於美水薦草暖日廣川牧馬養習以俟强大此其二也今者徵中國之兵與之首尾久戍則有師老費財之憂深入則有大寒瘃墮之苦示戎狄之弱生奸傑之心今者不取恐貽後患敢以管見上干尊重自兩漢伐虜皆是秋冬不過百日驅中國之人入苦寒之地此時匈奴勁弓折膠童馬免乳畜肥草壯力全氣盛與之相校勝少敗多故匈奴云漢實大國也但其人不能辛苦爾此所謂避虛而擊實逃短而攻長至於後魏崔浩因見其理蠕蠕强盛屢犯北邊浩請討之曰蠕蠕恃其地遠自寬巳久故夏

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暄南來寇抄今出其慮表掩其不備大兵卒至必驚駭星分向塵奔走牡馬護牧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困斃可一舉而滅矣武帝從之及軍入境蠕蠕先不設備民畜布野驚怖四奔莫相收攝於是分軍撲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產彌漫山澤高車因殺蠕蠕積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帝沿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大將慮深入恐有伏兵勸帝停止不追浩先勸窮追之不從後聞凉州賈胡言若更前行三日則盡滅之矣帝深

恨之以某所見今若以幽并突陣之騎酒泉教射之兵整飭誡誓仲夏潛發討陰山與涿邪之遠近十不一二校蠕蠕回鶻之强弱猶如虎鼠五月節氣在中夏則熱到陰山尚寒中國之兵足以施展行軍於枕席之上翫寇於掌股之間輒輜懸瓶湯沃晛雪一舉無疑必然之策今冰合防秋冰銷解戍行之已久虜爲長然出其意外實爲上策議者或云北取黠戞令討迴鶻伏以黠戞起於別種超爲可汗必是英傑天時必助賢才必用法令必明滅迴鶻之後便是勍敵兄示之以弱必爲所輕今者四海九州同風共

貫諸侯用命年穀豐熟可以瘞元玉於常山子遺人於河壠頷茲疲瘵豈遺子孫伏惟太尉相公文德素昭武功復著畫地而兵形盡見按瓅而邊事無遺唯一指蹤即可掃跡昔漢武帝之求賢也有上書不足採者輒報罷去未嘗罪之故能羈越臣胡大興禮樂今太尉與仁聖天子同德有志之士無不願死伏惟特寛狂狷不賜誅責生死縈荷無任感恩攀戀惶懼汗慄之至謹啟

賀中書門下平澤潞啟

某啟伏以上黨之地肘京洛而履蒲津倚太原而跨河朔

戰國時張儀以爲天下之脊建中日田悅名曰腹中之眼
帶甲十萬藉土五州太行夷儀爲其扃關健馬强弓爲其
羽翼自逆黨專有僅及一世頗聞教育實曰精强昨者凶
竪專地之請初陳聖主整旅之詔將下中外遠邇皆疑難
攻蜂蠆螗蜋頗亦自負伏惟相公上符神斷潛運廟謨仗
宗社威靈駈風雲雷電掌上必取彀中難逃纔逾周星果
梟逆首周公東征之役捷至三年憲皇淮夷之師尅聞四
歳校虜寇之强弱曾不等倫考攻取之敗亡何至容易若
非簷算英畧借籌深謀比之前修一何遠出自此鞭笞反

輔聖主巍爲元勲自有明神以相百祿顧唯賤末報效無門感激血誠涕淚迸溢無任攀戀激切懇款之至謹啓

上安州崔相公啓

某啓某比於流輩一不及人至於讀書爲文日夜不倦凡諸所爲亦未有以過人至於會昌三年八月中所獻相公長啓鋪陳功業稱校短長措於史記兩漢之間讀於文士才人之口與二子並無愧容伏恐機務殷繁不暇省覽今者輒敢再錄啓本重干尊嚴付於史館而不誣懸於後代而不泯其於取重豈在小人復敢別錄所爲新舊文兩卷

凡一十九首上陳視聽一希鐫琢重疊過越惶懼伏深伏

惟照察謹啟

薦韓乂啟

昨日所啟言韓拾遺事非與韓求衣食救饑寒也御史亦

豈爲救饑寒之官乎中丞必曰大梁奏取韓以救饑寒何

不去夫幕吏乃古之陪臣以人爲北面雖布衣無恥之士

亦宜訪其樂與不樂況有恥之君子乎韓以旅寓洛中非

不樂汴也不甘不告之請耳韓及第後歸越中佐沈公江

西宣城府罷唐扶中丞辟於閩中罷府歸路由建州妻與

元晦同高祖扶惡晦爲人不省之及晦得越乃棄産避之居常州殷儼者仰韓之道自閩寄百緡遺之及門不開書函而斥去之某比兩府同院但見其廉愼高潔亦未知其道太和八年自淮南有事至越見韓居於境上三畝宅兩頃田樹蔬釣魚唯召名僧爲侶餘力究易嬉嬉然無日不自得也未嘗及身名出處之語未嘗入公府造請與幕吏宴遊因此不爲搢紳所相見禮蕭高二連帥至即日造其廬詢其政事稱先人梓材有文學高名沒於越之府幕故不顧復爲越賓及高至許下厚禮辟之其爲人也貞潔芳

茂非其人不與遊非其食不敢食蕭舍人考功崔員外是趨於韓交者某復趨於蕭崔二君子者鄭韓之去某其間不啻容數十人矣某安得知其賢而言之復不僭乎伏恐中丞謂韓求官以衣食干交朋者中丞初在憲府固宜愼選御史御史固非救饑寒之官某久承恩知但欲薦賢於盛時雖至淺陋亦知不可以交友饑寒求清秩以干大君子者伏恐未審誠懇故此具陳本末伏惟照察謹啟

上知巳文章啟

某啟某少小好為文章伏以侍郎文師也是敢謹貢七篇

以爲視聽之汚伏以元和功德凡人盡當詠歌紀叙之故作燕將録往年弔伐之道未甚得所故作罪言自艱難來以卒伍傭役輩多據兵爲天子諸侯故作原十六衛諸侯或恃功不識古道以至於反側叛亂故作與劉司徒書處士之名即古之巢由伊吕輩近者往往自名之故作送薛處士序實厯大起宫室廣聲色故作阿房宫賦有廬終南山下嘗有耕田著書志故作望故園賦雖未能盡窺古人得與揖讓笑言亦或的的分其壯貌矣自四年來在大君子門下恭承指顧約束於政理簿書間永不執卷上都有

舊第唯書萬卷終南山下有舊廬頗有水樹當有耒耜筆硯歸其間及髮齒甚壯冀有成立他日捧持一遊門下爲拜謁之先或希一獎今者所獻但有輕黷尊嚴之罪亦何所取伏希少暇誅責生死幸甚謹啟

獻詩啟

某啟某苦心爲詩惟求高絶不務奇麗不涉習俗不今不古處於中間既無其才徒有其意篇成在紙多自焚之今謹錄一百五十篇編爲一軸封留獻上握風捕影鑄木鏤冰敢求恩知但希鐫琢冒黷尊重下情無任惶懼謹啟

薦王寧啟

前渭南縣令王寧前件官實有吏才稱於衆口年少强力一也遇事必能裁割二也既蘊智能無頭角誇誕三也廉直可保四也處於驕將內臣之間必能和同五也今者邊將生事雜虜起戎不憂兵甲唯在饋運某過承恩奬輒敢薦才伏唯取捨之間特賜恕察謹啟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五十三目錄

杜牧六

杜牧六

上宰相求湖州第一啟

某啟人有愛某者言於某曰吏部員外郎例不爲郡子不可求假使已求愼勿堅懇至於再三答曰某雖不學按六典令式及諸故事多無此例國史復無無賢相名卿懸之以爲格言此乃急於趨進之徒自爲其說若以例言貞元初故相國盧公邁由吏部員外郎出爲滁州近者澧王傅李凝爲鹽鐵使江淮留後豈曰無例人曰盧事太遠李爲權

用此不足徵某曰不知今者視之古事在書取爲今證遠自三代兩漢近至隋氏國初尚可援引況前十五年名相故事反不足爲例乎況盧公邁止以骨肉寒餓來守滁陽非如某以親弟廢痼寒餓仍之是盧公有一某有二與盧公所切復爲不同仲尼曰雍也可使南面今刺史古之南面諸侯行天子敎化刑罰者江淮鹽鐵留後求利小臣校量重輕與刺史相懸求利小臣乃可吏部員外郎爲之十萬戶州天下根本之地曰吏部員外郎不可爲其刺史郎是本末重輕顚倒乖戾莫過於此某弟顗世冑子孫二十

一舉進士及第嘗爲上裴相公書適壯溫潤詞理傑逸賈生司馬遷能爲之非班固劉向輩亹亹之詞流於後輩人皆藏之朱崖李太尉迫以世舊取爲浙西團練使廵官李太尉貴驕多過凡有毫髪顗必疏而言之後謫袁州於倉黄中言於親曹官居實曰如杜廵官愛我之言若門下人盡能出之吾無今日李太尉在袁州顗客居淮南牛公欲辟爲吏顗謝曰苟爽爲李膺御以此顯名今受命爲幕府下執事御李膺矣然李公困謫遠地未願仕宦牛公嘆美之聰明俊傑非尋常人也某自省事以來未聞有後進名

士喪明廢棄窮居海上如顛比者今有一兒仰以爲命復不得一郡以飽其衣食盡其醫藥非今日海内無也言於所傳聞亦未有也自古言喜莫若虢國太子以其死而復生言懇莫若申包胥求救於秦七日七夜哭聲不絕某今懇如包胥但未哭爾若蒙恩憫特遂血懇其喜也不下虢太子詞語煩碎頻干尊重足及軒闥神驚汗流不勝憂恐懇悃之至謹啟

第二啟

某啟某幼孤貧安仁舊第置於開元末某有屋三十間而

已去元和末酬償息錢爲他人有因此移去八年中凡十徙其居奴婢寒餓衰老者死少壯者當面逃去不能呵制止有一豎戀戀憫嘆挈百卷書隨而養之奔走困苦無所容歸死於延福私廟支拄敧壞而處之長兄以一驢遊丐於親舊某與弟顗食野蒿藿寒無夜燭默念所記者凡三周歲遭遇知己各及第得官文宗皇帝改號初年某爲御史分察東都顗爲鎮海軍幕府吏至二年間顗病眼暗無所覩故殿中侍御史韋楚老曰同州有眼醫石公集劒南少尹姜沔喪明親見石生針之不一刻而愈其神醫也某

迎石生至洛告滿百日與石生俱東下見病弟於揚州禪智寺石曰是狀也腦積毒熱脂融流下蓋塞瞳子名曰内障法以針旁入白睛穴上斜撥去之如蠟塞管蠟去管明然今未可也後一周歲脂當老硬如白玉色始可攻之某世攻此疾自祖及父某所愈者不下二百人此不足憂其年秋末某載病弟與石生自揚州南渡入宣州幕至三年冬某除補闕石生自曰明年春眼可針矣視瞳子中脂色玉白果符初言堂兄慥守潯陽泝流不遠刺史之力也復可以飽石生所欲令其盡心此即家也京中無一畝田豈

可同歸遂如潯陽四月二日某於潯陽北渡赴官與弟顗決手哭曰我家世德汝復無罪斯疾也豈遂痼乎然有石生慎無自撓其年四月石生施針九月再施針俱不效五年冬某爲膳部員外郎乞假往潯陽取顗西歸顗固曰歸不可議俟兄慥所之而隨之會昌元年四月兄慥自江守蘄某與顗同舟至蘄某其年七月郤歸京師明年七月出守黃州在京時詣今虢州庾使君問庾眼狀庾云同州有二眼醫石公集是一也復有周師達者即石之姑子所得當同周老石少其術深妙似石不及某嘗病內障愈于周

手豈少老閒工拙有異某至黄州以重幣卑辭致周至蘄
周見弟眼曰嗟乎眼有赤脉凡内障脂凝有赤脉綴之者
針撥不能去赤脉赤脉不除針不可施除赤脉必有良藥
某未知之是石生業淺不達此理妄再施針周不針而去
時西川相國兄始鎮揚州弟兄謀曰揚州大郡爲天下通
衢世稱異人術士多遊其間今去值有勢力可爲久安之
計冀其所遇其年秋顗遂東下因家揚州與顗一相見別
八年矣坐一室中不復有再生意住三十日而西臨歧與
决曰此行也必祈大郡東來謀汝醫藥衣食庶幾如志近

聞九疑山南有隱士綦毋宏者人言異人能愈異疾忠州
酆都縣有仙都觀後漢時仙人陰長生於此白日昇天今
聞道士龔法義年逾八十精嚴其法人之所謂有前世負
累今世還以痼疾者奏章於上帝能爲觧之刺史之力二
人或可致是以去歲閏十一月十四日輒獻長啟乞守錢
塘蓋以私懇有素非敢率然言念病弟喪明坐廢十五年
矣但能識某聲音不復知某髮已半白顏貌衰改是某今
生可以見顗而顗不能復見某矣此天也無可奈何某能
見顗而不得去此豈天乎而懸在相公若小人微懇終不

能上動相公相公恩憫終不下及小人是日月不照兄弟終無相見期況去歲淮南小旱衣食益困目無所覩復困於衣食卽海內言窮苦人無如顗者今敢以情事再書懇迫上干尊重伏料仁者必爲憫惻然某早衰多病今春耳聾積四十日四月復落一牙耳聾牙落兼年如七八十人將謝之候也今未五十而有七八十人將謝之候蓋人生受氣堅強脆弱品第各異也堅強者七八十而衰脆弱者四五十而衰其不同也如草木中蒲柳松柏同也某今年四十八矣自今年來非惟耳聾牙落兼以意氣錯寞在羣

衆懽笑之中常如登高四望但見莽蒼大野荒墟廢壠悵望寂默不能自解此無他也氣衰而志散真老人態也自省人事以來見親舊交遊年未五十尚壯健而死者衆矣況某早衰敢望六七十而後死乎顧未死前一見病弟異人術士求其所未求以甘其心厚其衣食之地某若先死使病弟無所不足然死而有知不恨死早湖州三歲可遂此心伏惟仁憫念病弟望某東來之心察其欲見病弟之志一加哀憐特遂血懇披剔肝膽重此告訴當盛暑時敢以私事及政事堂啟干丞相治其罪可也伏紙流涕俯候

嚴命不勝憂惶激切之至謹啟

第三啟

某啟某去歲閏十一月十四日輒書徼懇列在長啟干黷尊重乞守錢塘以便家事自嘆精誠不能上動相公不遂私便伏以病弟孀妹因緣事故寓居淮南京中無業今者不復西歸遂爲淮南客矣病孤之家假使旁有強近救接庇借歲供衣月給食日問其所欠闕尚猶戚戚多感無樂生意況乎爲客於大藩喧嚣雜沓之中無俸祿之氣勢食不繼月用不給日閉門於荒僻之地取容於里胥巡徼之

輩部曲臧獲可以氣凌忿侵又不能制止所可仰以爲命者在三千里外一郎吏爾復有衣食生生之所須悉多欠闕欲其安活而無嘆吒悲恨不可得也去歲伏蒙恩念出於私曲語令青州鄭常侍云更與一官必任東去某承受仁旨不敢重以錢塘更塵視聽今自勲曹擢爲廢置在某更受一官已榮遇矣在相公必任東去之言鏘然在耳近者累得來書告以羈旅困乏聞於他人可爲酸鼻況於某心豈易排遣今年七月湖州月滿敢輒重書血誠再干尊重伏希憐憫特賜比擬某伏念骨肉悉皆早衰多病常不

敢以壽考自期今更得錢二百萬資弟妹衣食之地假使身死死亦無恨湖州三考可遂此心湖州名郡也私誠難遂也不遇知己豈得如志瀝血披肝伏紙迸淚伏希殊造或賜濟活下情無任懇悃惶懼之至謹啟

上宰相求杭州啟

某啟某於京中惟安仁舊第三十間支屋而已長兄慥罷三原縣令閒居京城弟顗一舉進士及第有文章時名不幸得痼疾坐廢十三年矣今與李氏孀妹寓居淮南並仰某微官以爲糇命某前任刺史七年給弟妹衣食有餘兼

及長兄亦救不足是某一身作刺史一家骨肉四處安活自去年八月特蒙獎擢授以名曹郎官史氏重職七年棄逐再復官榮歸還故里重見親戚言於鄙微已滿素志自去年十二月至京以舊第無屋與長兄異居今秋已來弟妹頻以寒餒來告某一院家累亦四十口狗爲朱馬縕作由袍其于妻兒固宜窮餓是作刺史則一家骨肉四處皆泰爲京官則一家骨肉四處皆困謀於知友曰杭州大郡今月滿可求欲干告吾相以活家命以爲如何皆曰子七年三郡今始歸復相國知子必欲以次第叙用子今復求

刺史得不生相國疑怪乎某答曰是何言與某唯恃吾相之知始敢干求今天下以江淮為國命杭州戸十萬稅錢五十萬刺史之重可以殺生而有厚祿朝廷多用名曹正郎有名望而老於為政者而為之某官為外郎是官位未至也前三任刺史無異政聞於吾相是為政無所取也今若得遂所求非唯超顯兼活家私某若不恃吾相之知而求之是狂躁妄庸人也墜井者求出執熱者願濯古人以此二者譬喻所切也某今所切是墜於絕壑而衣掛於樹杪鑊在鼎中下有熱火而水將沸與古所喻則復過之輒

敢具疏血誠上干尊重特垂恩憐或賜援拯僂僂丹懇不勝惶懼懇悃之至謹啟

爲堂兄慥求澧州啟

某啟庫部家兄昨者特蒙奬拔郤忝班行實以聽聞稍難不敢更求榮進今在郢州汨口草市絕俸已是累年孤外甥及姪女堪嫁者三人仰食待衣者不啻百口脫粟藜藿才及一飡伏蒙仁恩頻賜顧問必許援拯授以涔陽活於闔門無不感激伏以相公上佐聖主蔚爲元勳恩隨風翔德與氣游唯一物之微四海之大鎔造所及罔不得宜伏

念庫部家兄承一顧之恩二紀不替伏恐機務繁重不時記憶心迫情切輒敢重干尊嚴戰汗憂惶伏地待罪謹啟

太常寺奉禮郎李賀歌詩集序

太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時舍外有疾呼傳緘書者某曰必有異亟取火來及發之果集賢學士沈公子明書一通曰吾亡友李賀元和中義愛甚厚日夕相與起居飲食賀且死嘗授我生平所著歌詩離爲四編凡若干首數年來東西南北良爲已失去今夕醉解不復得寐即閱理篋帙忽得賀詩前所授我者思理往事凡與賀話言嬉遊一處所

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爲二道曰文曰武離而俱行因使搢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爲麄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爲甚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尊大儒術有淮夷叛則出征之夫子相魯公會于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叱辱齊侯伏不敢動是二大聖人豈不知兵乎周有齊太公秦有王翦兩漢有韓信趙充國耿弇虞詡段熲魏有司馬懿吳有周瑜蜀有諸葛武侯晉有羊祜杜公元凱梁有韋叡元魏有崔浩周有韋孝寬隋有楊素國朝有李靖李勣裴行儉郭元振如此人者當此

一時其所出計畫皆考古校今奇秘長遠策先定於內功後成於外彼壯健輕死善擊刺者供其呼名指使耳豈可知其由來哉某幼讀禮至於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謂其書眞不虛說年十六時見盜起圍二三千里係戮將相族誅刺史及其官屬屍塞城郭山東崩壞殷殷焉聲振朝廷當其時使將兵行誅者則必壯健善擊刺者卿大夫行列進退一如常時笑歌嬉遊輒不爲辱非當辱不辱以爲山東亂事非我輩所宜當知某自此謂幼所讀禮眞妄人之言不足取信不足爲教及年二十始讀尚書毛詩左傳

國語十三代史書見其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聖賢才能多聞博識之士則必樹立其國也壯健擊刺不學之徒則必敗亡其國也然後信知爲國家者兵最爲大非賢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苟有敗滅眞卿大夫之辱信不虛也因求自古以兵著書列於後世可以教於後生者凡十數家且百萬言其孫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後凡千歲將兵者有成者有敗者勘其事跡皆與武所著書一一相抵當猶印圏模刻一不差跌武之所論大約用仁義使機權也武所著書凡數十萬言曹魏武帝削其

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爲一編曹自爲序因注解之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然其所爲注解十不釋一此者蓋非曹不能盡注解也予尋魏志見曹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克捷違敎者負敗意曹自於新書中馳驟其說自成一家事業不欲隨孫武後盡解其書不然者曹豈不能耶今新書已亡不可復知予因取孫武書備爲其注曹之所注亦盡存之分爲上中下三卷後之人有讀武書予解者因而學之猶盤中走丸丸之走盤橫斜圓直計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

者是知九不能出於盤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蹤者人也獲兎者犬也此其是也彼爲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叨居其位可也

送薛處士序

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在山也且非頑如木石也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蓋有大知不得大用故羞恥不出寧反與市人木石爲伍也國有大知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名自負也謗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之薛君之處士蓋自負也果能窺測堯舜孔子之道

使指制有方弛張不窮則上之命一日來子之廬子之身一日立上之朝使我輩居則來問學仕則來問政千辯萬索滔滔而得若如此則善苟未至是而遽名曰處士雖吾子自負其不爲矯歟某敢用此贈行

送盧秀才赴舉序

治心治身治友三者治矣有求名而名不隨者未之聞也治心莫若和平治身莫若兢謹治友莫若誠信友治矣非身治而不能得之身治矣非心治而不能致之三者治矣推而廣之可以治天下惡其求成進士名者而不得也況

有千人皆以聖人爲師眠而食一無其他唯議論是司三人有私十人公私半百人無有不公者況千人哉古之聖賢業大事鉅道行則不肖懼道不行則不肖喜故有不公今進士者業微事細如成其名不肖未所喜懼寧不公耶故取之甚易耳盧生客居於饒年十七八即主一家骨肉之饑寒常與一僕東泛滄海北至單于府丐得百錢尺帛囊而聚之使其僕負以歸饒之士皆憐之能辭明敏而知所去就年未三十嘗三舉進士以業丐資家近中輟之去歲九月余自池改睦凡同舟三千里復爲余留睦七十日

今之去余知其成名而不朽矣

杭州新造南亭子記

佛著經曰生人既死陰府收其精神校平生行事罪福之坐罪者刑獄皆怪險非人世所爲凡人平生一失舉止皆落其間其尤怪者獄廣大千百萬億里積火燒之一日凡千萬生死窮億萬世無有間斷名爲無間夾殿宏廊悉圖其狀人未熟見者莫不毛立神駭佛經曰我國有阿闍世王殺父王篡其位法當入所謂獄無間者昔能求事佛後生爲天人況其他罪事佛固無恙梁武帝明智勇武創爲

梁國者捨身為僧奴至國滅餓死不聞悟况下輩固惑之為工商者雜良以苦偽內而華外納以大秤斛以小出之欺奪邨閭戇民銖積粒聚以至于富刑法錢穀小胥出入人性命顛倒埋沒使簿書條令不可究知得財買大第豪奴如公侯家大吏有權力能開庫取公錢緣意恣為人不敢言是此數者心自知其罪皆捐己奉佛以求救日月積久曰我罪如是富貴如所求是佛能滅吾罪復能以福與吾也有罪罪滅無福福至生人唯罪福耳雖田婦稚子知所趨避今權歸於佛買福賣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至有

窮民啼一稚子無以與哺得百錢必名一僧飯之冀佛之助一日獲福若如此雖舉寰海內盡爲寺與僧不足怪也屋壁繡紋可矣爲金枝扶疏擎千萬佛僧爲具味飯之可矣飯訖持錢與之不大不壯不高不多不珍不奇瓌怪爲憂無有人力可及而不爲者晉霸主也一銅鞮宮至衰弱諸侯不肯來盟今天下能如幾晉凡幾千銅鞮人得不困哉文宗皇帝嘗語宰相曰古者三人共食一農人今加兵佛一農人乃爲五人所共食其間吾民尤困於佛帝念其本牢根大不能果去之武宗皇帝始卽位獨奮怒曰窮吾

天下佛也於去其山臺野邑四萬所冠其徒幾至十萬人後至會昌五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唯十人東京二寺天下所謂節度觀察同華汝三十四治所得留一寺僧准西京數其他刺史州不得有寺出四御史縷行天下以督之御史乘驛未出關天下寺至於屋基耕而刓之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笄冠二十六萬五百其奴婢十五萬良人枝附為使令者倍笄冠之數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口率與百畝編入農籍其餘賤取民直歸於有司寺材州縣得以恣新其公署傳舍今天子接位詔曰佛尚不殺而仁且來

中國久亦可助以爲治天下州率與二寺用齒衰男女爲其徒各止三十人兩京數倍其四五焉著爲定令以徇其習且使後世不得復加也趙郡李子烈播立朝名人也自尚書比部郎中出爲錢塘錢塘於江南繁大雅亞吳郡子烈少遊其地委曲知其俗蠹人者剔削根節斷其脉絡不數月人隨化之三㡬千丞相云濤壞人居不一銲錮敗侵不休詔與錢二千萬築長堤以爲數十年計人益安善子烈曰吳越古今多文士來吾郡遊登樓倚軒莫不飄然而增思吾郡之江山甲於天下信然也佛熾害中國六百歲

生見聖人一揮而幾夷之今不取其寺材立亭勝地以彰聖人之功使文士歌詩之後必有指吾而駡者乃作南亭在城東南隅宏大煥顯工施手目髮勻肉均牙滑而無遺巧矣江平入天越峯如髻越樹如髮孤帆白鳥點盡上凝在半夜酒餘倚老松坐怪石殷殷潮聲起於月外東閩兩越宦遊善地也天下名士多往之弓知百數十年後登南亭者念仁聖天子之神功美子烈之旨跡覩南亭千萬狀吟不辭已四時千萬狀吟不能去作爲歌詩次之於後不知幾千百人矣

池州重起蕭丞相樓記

蕭丞相爲刺史時樹樓於大廳西北隅上藏九經書下爲刺史便廳事大歷十年乙卯建會昌四年甲子摧木悉朽壞無一可取者刺史李方元具材刺史杜牧命工南北霤相距五十六尺東西四十五尺十六柱三百七十六椽上下凡十二間上有其三焉皆仍舊制以會昌五年五月畢自初至再凡七十一年丞相諱復實相德宗皇帝焉京兆杜某記

同州澄城縣戶工倉尉廳壁記

縣之所重其舉秀貢賢也今之自外諸侯之需者曠不能升一人況尉乎次乃戶稅而已史記河渠書曰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即此地也徵者俗訛為澄耳其地西北山環之縣境龍其趾沙石相磚歲雨如注他皆淫灑不測徵之土適潤苗則大穫天或旬而不雨民則蔫然四望失矣是以年多薄稔復絕絲麻蔬果之饒固無豪族富室大抵民戶高下相差埒然歲入官賦未嘗期表鞭一人因徵其來由耆老咸曰西四十里即畿郊也至如禁司東西軍禽坊龍廄彩工梓匠善聲巧手之徒第番

上下戶互來進取挾公爲首緣以一括十民之晨炊夜舂歲時不敢嘗悉以仰奉父伏子走尚不能當其意往往擊辱而去長吏固不敢援復況其養秩安祿者耶加以御女官多盤亢其閒遞相占附比急熱如手足自丞相御史咸不能與之角逐縣令固無有爲也非豪吏眞工聯紐相姻戚者率解去是以縣賦益逋徵民幸脫此苦者盡以西有通澗巨壑乂牙交吞小山峭徑馳鞍馬張機置者不便於此是以絕跡不到兼之土田枯鹵樹植不茂無秀潤氣象咸惡之而不家焉民所以安活輸賦者殆由此儻使徵亦

中其苦則墟矣尚安敢比之於他邑乎嗟乎國家設法禁百官持而行之有尺寸害民者率有尺寸之刑今此咸墮地不起反使民以山之凋壑自爲防限可不悲哉使民恃險而不恃法則劃土者宜乎牆山壍河而自守矣燕趙之盜復何可多怪乎書其西壁俟得言者覽焉

淮南監軍使院廳壁記

淮南軍西蔽蔡壁壽春有團練使北蔽齊壁山陽有團練使節度使爲軍三萬五千人居中統制二處一千里三十八城護天下餉道爲諸道府軍事最重然倚海壍江淮深

津橫岡備守堅險自艱難已來未嘗受兵故命節度使皆以道德儒學來罷宰相去登宰相命監軍使皆以賢良勤勞內外有功來自禁軍中尉樞密使去為禁軍中尉樞密使自貞元元和已來大抵多如此今上即位六年命內侍宋公出監淮南諸開府將軍皆以內侍賢良有材不宜使居外上以為內侍自元和已來誅齊誅蔡再伐趙前年誅滄勞擊趙魏且徵師且撫師且誥且諭勤勞危險終日馬上往監青州新附卧未嘗安復監滑州邊魏窮狹多事今監淮南是且使之休息亦不久之故內侍至焉監軍四年

如始至日簡約寬泰明白清淨恕惜軍吏禮愛賓客舉止作動無非典故暇日唯名儒生講書道士治藥而已內侍舊部將校多禁兵子弟京師少俠出入閭里聞俛首唯唯受吏約束故上至相國奇章公下至于百姓無不道說內侍稱為賢人此不虛也宜其侍衛六朝聲光富貴某謬為相國奇章公幕府掌書記奉內侍命為廳壁記某再謝不才不足記序內侍曰掌書記為監軍使廳壁記宜也某慙惶而書時太和八年十月二十一日記

池州造刻漏記

百刻短長取於口不取於數天下多是也某太和三年佐沈吏部江西府暇日公與賓吏環城見銅壺銀箭律如古法曰建中時嗣曹王皐命處士王易簡爲之公曰湖南府亦曹王命處士所爲也後二年公移鎮宣城王處士尚存因命工就京師授其術創置於城府某爲童時王處士年七十常來某家精大演數與雜機巧識地有泉鑿必湧起韓文公多與之遊太和四年某自宣城使于京師處士年餘九十精神不衰某拜於牀下言及刻漏因圖授之會昌五年歲次乙丑夏四月始造于城南門樓京兆杜某記

宋州寧陵縣記

建中初年李希烈自蔡陷汴驅兵東下將收江淮寧陵守將劉昌以兵二千拒之希烈眾且十倍攻之三月韓晉公以三千強弩涉水夜入寧陵弩矢至希烈帳前希烈曰復益吳弩寧陵不可取也解圍歸汴後數月希烈驍將翟輝以銳兵大敗於淮陽城下希烈且蹙棄汴歸蔡後司徒劉公元佐見昌問曰爾以孤城用一當十凡百日間何以能守昌泣曰以負心能守之耳昌令障者曰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隅未嘗內顧捽下斬之軍士有死志故能

堅守因伏地流涕司徒劉公亦泣撫昌背曰國家必以富貴爾無憂也天寶末淮陽太守薛愿睢陽太守許遠真源縣令張巡等兵守二城其於窮蹙事相差埒睢陽陷賊淮陽能守故巡遠名懸而愿事不傳昌之守寧陵近比之於睢陽故良臣之名不如忠臣孫武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斯是也大中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將仕郎守尚書司勲員外郎史館修撰杜某題